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论隆吐山战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时间: 2009-05-20 14:21 来源: 未知 作者: 管理员 点击: 次

论隆吐山战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期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 苏发祥, 扎西卓玛

摘要: 1875 年以后, 英帝国主义根据《烟台条约》中的有关条款, 不断派人以游历、通商的名义, 欲染指我国西藏地方。1886 年, 为阻止英国人入侵, 西藏地方军队在隆吐山设卡, 但英帝国主义诬称藏军越界设卡, 挑起战端。为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西藏僧俗民众万众一心、奋起抵抗,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抗英斗争。隆吐山战役虽以失败告终, 但对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和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烟台条约》; 中国近代史; 西藏; 隆吐山

The Battle in Longtush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U Faxiang, ZHAXI Zhuoma

Abstract :

The English imperialist constantly sent persons to Tibet in the name of touring or business after the ‘Treaty of Yantai’ to have a finger in the pie. The local troop of Tibet set up pass at Longtushan to prevent the English invasion.

Key words : “the Treaty of Yantai”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Tibet ; Longtushan

1888 年、1904 年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对我国西藏地方发动军事入侵, 最终将西藏沦为其半殖民地。对 1904 年的英军入侵近人多有深入而精辟的论述, 但对 1888 年英军入侵事件鲜有关注。本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对隆吐山战役的起因、经过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试做分析和研究。

一、马科蕾“商务考察团”

1875 年 8 月, 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 根据该条约所附“另议专款”的规定, [1] 1877、1879 年, 英印政府以“游历”、“通商”为名, 先后两次派员欲从四川、青海入藏, 但因沿途藏族僧俗民众的坚决抵制, 上述两批英人入藏企图均未能得逞。但从此, 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是否允许洋人入藏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清政府采纳四川总督丁宝楨“以藏人仇外为由设法婉拒洋人入藏”的建议, 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 在外国人前面, 竭力表明不是政府不让你们进藏, 而是藏族僧俗百姓不让尔等迈入。而面对日益高涨的藏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清政府又表明朝廷是不想让外国人进藏, 可他们要来, 我们也没办法。这种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的荒唐政策, 不仅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机, 而且也严重挫伤了藏族人民的反帝积极性, 加剧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

1884 年 10 月, 英属印度政府任命孟加拉省财政秘书克尔曼·马科蕾 (Colman Macaulay) 筹办进藏考察团事宜。马科蕾接受任命后, 先是装模作样地到锡金与我国西藏边境, 尤其是在西藏边境县康巴宗“考察”了一番, 然后杜撰了一份所谓的“考察报告”。在这份“考察报告”中, 马科蕾极力向英国资本家描绘了西藏市场的巨大潜力, 认为一旦中国政府取消印度茶叶进口西藏的禁令, 中国内地的货物将从西藏市场上迅速被清除掉, 而且西藏对英国毛料、百货、刀具和印度颜料等的需求会与日俱增, 西藏的回报则是黄金和羊毛。[2] (P157) 马科蕾还认为, 与西藏贸易的最大障碍是寺院和中国政府。寺院的问题很好办, 只要给拉萨三大寺布施大量的财物即可解决。而对付中国政府的最好办法是扶植反对派势力。[2] (P160) 马科蕾的“考察报告”在英国最为著名的《泰晤士报》上刊登后, 英国上下哗然, 掀起了一股西藏热。

1885 年夏, 马科蕾返回英国面见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 (Randolph Churchill), 力陈开通印藏对英国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 请求英国内阁批准进藏商业考察团的计划。他游说道, 如果计划得到批准, 就将使“大吉岭成为对西藏和蒙古南部的贸易通道, 茶及英国货物将由此涌进西藏”。“如果英国使者与中华帝国的大员以亚洲两大帝国的代表身份在盟友的热烈气氛中, 尽释前嫌, 相会于达赖宫廷, 那么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势力就将得到巨大的扩展”。[2] (P166) 马科蕾还指

推荐新闻

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 中国民族政策改革摘要 本文基于对中国民族政策及其改革前沿的宏观分析, 结合当前民族工作典型案例, 评...

最新资讯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及其自治权问题
论我国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的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的意
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 (演讲摘要)
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
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
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出，开通与拉萨的贸易，不仅可以给大英帝国提供巨大的科学价值，还可为帝国赢得不可估量的政治利益。马科蕾的计划得到了很多政客和大商人的支持。

伦道夫·丘吉尔当即通过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向总理衙门递交“西藏通商节略”，哄骗清政府同意所谓的“商业考察团”进藏，而只字不提考察团进藏的政治目的和以印茶取代川茶的意图。对英国商务考察团，清廷内部及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丁宝桢等人坚决反对，他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名，“实阴以肆侵多之秘计”，而且西藏僧俗视英国为仇敌，中央王朝若置西藏地方的意愿于不顾，势必恶化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时法国侵犯越南，进逼云南，胁中国东南沿海，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清王朝幻想英国居间调停消弭战争，并希求英国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在香港设领事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因此，不敢明确拒绝英帝国主义的要求。

1885年10月，马科蕾到达天津，总理衙门发给护照，并训令驻藏大臣妥为保护，同时要求马科蕾在印度等候，待取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后，始得入藏。马科蕾回到印度后，遵照英国公使奥康纳的指示，迅速拼凑了“考察团”。马科蕾对外宣称，“考察团”的任务有三个：“参观拉萨、札什伦布寺，从清朝皇帝那儿得到印度货物自由进入西藏的许可。”[3] 1886年初，“商务考察团”的所有成员在大吉岭集中，马科蕾自己任首席代表，指挥官是埃文思(Captain Elwes)和瓦提肯(Gwatkin)，另有测绘、绘图、医务、汉藏语翻译等人员，加上武装卫队、马帮、象队等，共有300余人，拟于4月穿过锡金及春丕河谷进入拉萨。[3] 这是历史上英国政府以官方名义组织的第一个所谓的入藏“商务考察团”。显而易见，名义上是“商务考察团”，实际是一支不折不扣的远征军。

当马科蕾经哲孟雄(锡金)接近西藏康巴宗时，立即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阻止。马科蕾耀武扬威气势汹汹，恫吓说，如不让其前进，他将调来3000英军进攻。但当地僧俗民众不为所动，坚决不让他们逾越半步，双方在康巴宗形成了长达数月的相持局面。

西藏地方当局获悉马科蕾使团已聚集在大门口的消息后，立即号令全藏僧俗百姓，坚决抵制“考察团”入藏。尽管驻藏大臣色楞额及其所派的“开导委员”“剜切晓谕，宽猛兼施，无如藏心如铁石，百折不回”。色楞额等人既不敢严正拒绝马科蕾武装进犯的威胁恫吓，又不敢过分强制西藏地方政府，怕激起民变，后果不可收拾，因此，上奏清政府，请求设法取消英人考察团。

关于马科蕾使团，1904年率英军侵入拉萨的荣赫鹏在其《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写道：“1885年，又有一复活之努力以促成与藏人之谅解，孟加拉政府最漂亮之秘书科尔曼·马科蕾尝游边地，试探有无取道锡金山谷上游，以与日喀则人建立友好关系之可能，驻锡日喀则之班禅喇嘛，较之拉萨人民常觉友爱，此事似颇有希望也。……彼遂以全部精神与能力集中此事，彼获得印度政府之赞助，尤重要者，彼竟然燃起英伦印度事务大臣之热情，故此时似有真正成功之希望也。”[4]

当西藏地方军队与马科蕾使团对峙之时，英国正在与中国就缅甸问题进行谈判。为了诱使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英帝国主义提出了中国承认英国占领缅甸、英国撤走马科蕾考察团的条件。清政府接受了英国的条件，1886年6月24日，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关于西藏问题，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查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5]

《中英缅甸条约》签订后，英印政府下令马科蕾从西藏康巴宗撤回，暂时停止入藏“考察”，但“考察团”并未立即解散。

二、隆吐之争

《中英缅甸条约》的签订，并未遏制英印政府对我国西藏地方的图谋。相反，占领缅甸以后，英帝国主义更是肆无忌惮。马科蕾使团的余波未平，英人又以大吉岭(汉文史籍中有时称独脊岭)为基地，不断向北修路架桥，步步逼近我国西藏地方。大吉岭是印度由锡金通往西藏的必经之道。马科蕾使团被拒后，“英国乃招雇游民做向导，私自越过隆吐山探路，并进一步将隆吐至捻纳一段道路中崎岖处拓宽加平”。[6] 西藏地方政府发现后，立即派人前往制止，英人不但不停止，而且加修驿站，加快了向北推进的步伐。

面对咄咄逼进的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召开全藏僧俗代表大会，签订《抗英卫教守土神圣誓言》，决心奋起自卫。鉴于局势日趋紧张，1886年，噶厦政府命“代本莎穷瓦率领藏军第二团前往隆吐山建卡，并在哨卡供上护法神像。委派江洛金·多吉仁增为文武总管，霍康和定日代本德门·顿堆多吉为洛扎、门隅、措那等地边防总管，率领藏军驻守”。[7]

隆吐山位于西藏与锡金、不丹三方交界的热纳宗内，南控大吉岭、噶伦堡等丘陵地带，北通亚东、帕里等入藏要冲，海拔12617英尺，道路险恶，空气稀薄，是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我国西藏地方春丕谷的第一道险要之地。藏兵在9600英尺高地修筑了第一道防御栅，“纯用生竹为壁，顶上石城，防备亦严”。

隆吐山地势险要，战略地位相当重要。1908年，四川试用道陶思曾奉命绕道印度考察藏印边境，他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翻越隆吐山进入西藏，他描述道：“迂回陡峻，残雪盈途，侧身西望，惟见白雪重重，平铺半腹，如绵如絮，如浪如潮。所有低下峰峦，全行覆盖。纵目远眺，不见其际，渺茫浩瀚，如临大海。时有鹰隼，盘旋天空，而孔景江卡大雪山，巍然耸峙，屏叠锦张，如孤岛立于重瀛中，尤为特艳，荡胸决眦，可谓奇观。”[8]

隆吐山原属西藏热纳宗营官管辖。清朝嘉庆年间，由于不堪廓尔喀的挤压，哲孟雄（锡金）部长逃至西藏，向八世达赖喇嘛降贝嘉措请求庇护。考虑到锡金一直是西藏藩属，所以，达赖喇嘛把包括隆吐在内的一段草场拨给哲孟雄部长使用，并令其代行热纳宗营官之职。热纳宗虽由哲孟雄部长驻牧，但并未改变其属于中国领土的性质。这点，哲孟雄部长也明白无疑地予以承认。但英帝国主义以西藏地方政府占据了锡金领土为由，故意颠倒黑白，要求西藏地方撤军，并以此为借口，要挟清政府允许英帝国主义与我国西藏地方之间的通商。

1886年（光绪十二年）11月，英国驻北京公使华尔森向清政府提出：“现在藏番因闻英人停止入藏，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不难将其炮台毁去，但本国亦不愿多事，请行驻西藏大臣转藏番，不可妄为。”[9]

这里华尔森认为藏兵在隆吐山设卡“意在阻止通商”。但到了1887年5月，华尔森致函总理衙门，竟然宣称“藏兵据守西金地方，中国朝廷似有漠然之势，惟有刻即调兵驱逐出境”。为即将发动的武装入侵寻找借口。清政府对于华尔森来函中提到的“西金”全然不知，更不清楚隆吐山究竟在何处，便到处查问锡金是什么地方，并向英国表示“以西金是否为西藏属地，必须查明确实，方足为应否驻兵之据”。

英印政府就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一事继续大做文章，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施加外交压力，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压制西藏僧俗民众的反帝情绪。1887年10月，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毫无根据地说西藏军队驻守的隆吐山是在受英国保护的哲孟雄国土上，藏军的行动是越界筑卡，是有意威胁大吉岭的安全，必须限期撤卡退兵，拆毁炮台，否则英国迫不得已，惟有自行设法迫令退出，公开表示他们将以武力解决问题。同时，英国侵略者在隆吐山南大量增兵，加紧训练军队，修筑工事，加宽道路，积极准备武装入侵。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本质已暴露无遗，在涉外问题上一味采取屈服政策，一经英国恫吓，便立即命令驻藏大臣文硕强制西藏地方政府将隆吐山驻兵撤回。1887年9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函驻藏大臣文硕：

“惟查英人入藏游历，及藏边通商各事，蓄意已久，去夏本处与英署使议定条约时，多方抵制，舌弊唇焦，始得停止入藏，而其觊觎入藏，每思借端寻衅之心，甚为叵测。今藏番若于藏边界外，筑台据守，则彼族即有可乘之隙，势必恃强肇衅，不独入藏一事不能缓办，且恐侵占藏地，增朝廷西顾之忧，启边界无穷之祸，事机甚迫，殊为可虑！……亟应剴切晓谕藏众僧俗，申明利害，飭将界外踞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切无任其滞留。边衅一开，不可收拾。”[10]

清王朝不仅苟且偷安，不支持西藏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且悲观失望，怀疑西藏人民的反帝力量。四川总督刘秉璋也附和清朝中央畏强苟安的思想，致函驻藏大臣文硕，劝其令藏军撤兵：

“藏番之炮台，万不足抵御英之后门枪炮，何苦以此为招敌之媒？且与敌以出师之名，自宜撤回藏界，设法以避免彼族借为口实，而作兵端，乃藏中僧俗之福，尚望剴切开导，以靖地方。”[11]

西藏各阶层人士对清政府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对外妥协退让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887年2月，西藏格鲁派各主要寺庙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交了一份公禀，申诉他们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气概：

“……惟此案该英人等开端生事，欲入西藏佛地游历通商，……该处洋人与小的番人性情不同，教道不合，势为冰炭，……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11]

同年12月，拉萨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再次向驻藏大臣上递公禀，公禀内称：“隆吐山为藏中门户，倘一退让，势若开门揖盗，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

总理衙门为了息事宁人，缓和冲突，一再电令刘秉璋转饬文硕立刻撤退隆吐藏军。1887年2月，西藏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清王朝慌忙下令驻藏大臣文硕：

“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升泰未到以

前，文硕责无旁贷，仍著凛遵迭次电旨，剴切劝谕，迅速撤卡，即令印兵已到，强弱殊殊，藏中番兵不可与之接仗，我兵驻藏无几，尤宜严加约束，毋得稍有干涉，致生枝节，将来难以转圜。”

[12]

然而，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热情的感召下，驻藏大臣文硕拒绝服从总理衙门的命令，他在奏折中说明隆吐在西藏境内，强迫藏人撤退，实属无理之举，并抨击总署的懦弱态度。奏折中，他首先指出隆吐的地理位置：

“西藏之与印度中隔哲孟雄，布鲁克巴两部落，初非土壤相接，而该两部向为西藏附庸，同一风俗文字，今该唐古特(西藏)建卡之隆吐山，更在该二部之内，是为藏境东路门户。” [13]

接着又强调威迫藏人撤离藏境，如何能叫藏人屈从，只要稍微处理不慎，反会弄巧成拙。对清朝中央政府要藏军从隆吐山撤兵的命令，文硕表示无法理解：“地既藏境，人既藏民，撤亦无从再撤也。” [14]

最后，他对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一贯奉行的外交政策表示质疑：

“此二、三十年来，朝廷之所以付从和议者，原为息事安民，故多曲从迁就。若或輿情不顺，强我自拂吾民，则固势所难行者。” [15]

此外，文硕还检查了西藏地方政府提供的证据，向总理衙门详细汇报了隆吐属于西藏地方的根据，证明不仅隆吐，而且隆吐以南的日纳，皆为藏地。日纳又名热纳，在噶伦堡东北约20 英里处，距藏、哲、布三地交界之雷诺克3 英里，离英占大吉岭约70 余英里。隆吐山又在日纳东北约20 英里。

1887 年12 月，英国政府提出藏军必须于1888 年正月底以前退出隆吐，清中央政府也下令藏军撤退。面对内外压力，西藏人民仍坚持抗争，反映了西藏各阶层人民坚决反对英国侵略的积极态度，同时也表明他们对清政府妥协屈服的不满。

之后，英帝向驻守隆吐的藏军司令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警告道，如果藏军不按期撤退，就要以武力驱逐，但藏军司令对这份最后通牒没有启封就退了回去。在规定期限前的1 个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收到同样内容的警告信函，但也同样没有开启，原样退回。

三、隆吐之战

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藏军必须在1888年正月底撤离隆吐，否则就要兵戎相见，清政府也下令藏军限期撤退。面对来自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和清朝中央王朝的强制命令，西藏地方全体僧俗官员又给驻藏大臣文硕上奏，拒绝执行来自清政府的命令：“隆吐山设卡之事，无论英人展期明年正月底，即使目下有男尽女绝之忧，亦不甘心以门户让人，虽奉严旨，亦不能听从英人之要挟，乞代转奏。” [14]

1887 年底，英帝已调动军队2000 名集结边界，其中有廓尔喀兵，陆军准将格拉汗姆(Graham) 担任总指挥，又雇用大批土人背运军用品至白栋，并以该处为后方总站。西藏地方噶厦得悉英帝增兵准备进犯后，也派四仔本多尔济仁增赴隆吐山负责，之后又派意西洛布汪曲亲往前方帕里统领一切，积极准备防御英军的进攻。

正当西藏僧俗民众严阵以待，准备抗击入侵之敌的时候，1888 年初，清政府以“识见乖谬，不顾大局”为由，将同情并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罢官革职，调回北京，代之以昏庸无能的升泰。文硕的被革职，对西藏的政局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维护国家利益的官员横遭打击，使西藏人民和官兵的反帝斗志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给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1888 年正月下旬起，英帝军队即由各地向隆吐山附近之绒岭集结，驻扎绒多桥。2 月7日，英国侵略者在大吉岭做好一切侵略准备之后，便以要求藏军撤防遭到拒绝为借口，派遣约500 名英军悍然向隆吐山下西藏边卡守军突然发起进攻，藏兵奋起抵御，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在藏军的火绳枪、石块的打击下，山谷里的英军因无处藏身而败退。

1888 年3 月21 日，2000 名英印士兵在格拉汗姆的亲自督战指挥下，以密集的炮火，猛轰隆吐山藏军阵地，藏军虽奋勇抗击，终因防御工事被炸毁，寡不敌众，损失惨重，被迫放弃了隆吐山阵地，退守纳汤。 [15]

纳汤北有一名为提俄可那的山，海拔13550英尺。藏兵撤退至此高地后，“一夕英军斥候过此，寂无一西藏人。其夜英军屯于那塘(即纳汤)，附近去此一英里半，终宵亦毫无声响，万籁皆尽。至晓忽见西藏人于其间筑墙以为防御之计，高与胸齐，长约四五里，英人惊讶为神工，数千藏兵，汇集其内，纵横呼噪，乃英兵一举队前进，开炮轰击，藏人终至大败涂地”。 [15] 这样，纳汤也失守，藏兵退到捻纳以内春丕等地。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并未因隆吐和纳汤的相继失守而退缩，相反在全藏征兵纳粮，积极准备组织反攻。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虽年仅12 岁，但他通过自己特殊的政治、宗教身份，支持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他在拉萨给即将奔赴前线的将士们摸

顶祝福，并亲自给每个人发放符咒，极大地鼓舞了藏族官兵的士气。

“与此同时，达赖又命令多扎堪布、拉惹僧布、客拉丰见、参巴噶桑等人，还有念咒喇嘛十五人，在不(布)达拉宫秘密念‘武经’放咒英军失败。又有不(布)达拉宫请‘乃均’降神问卜，‘乃均’说，‘事先不应作此事，即已作了干到底’，于是抗英决心更加坚定。”[15]

1888年藏历4月，拉萨家家户户焚香烧喜纸，祈求佛祖保佑藏军收复失地，将英国侵略者赶出西藏，赶出大吉岭。大昭寺和三大寺的僧侣们也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为前线的将士们禳解祈福，祈求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与宁静。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时还下令西藏三大寺组织僧兵，准备参加保卫西藏的战斗，并命令数十名著名喇嘛在布达拉宫秘密念咒，以诅咒英军失败，保佑藏军胜利，表示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抗英意志。六、七月间藏军组织了数次反攻，未果。此时，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到了拉萨，极力阻止藏军继续作战。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严束藏兵，不准妄动”，遣散征集的民兵和三大寺僧兵，命令驻藏部队隔离英军和藏兵。8月，英军向捻纳发起猛攻。这场战役除了英军的猖狂进攻和藏兵的惨败外，清朝官吏所表现出来的可耻态度，加剧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捻纳战役是藏族人民第一仗抗英斗争中，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为惨烈的一仗。“被枪炮死者约五六百人，被驱逐落水者亦数百人。藏番各路士兵共一万四千有零，兹闻收集败残仅六千人，其余概行逃散”。英印军队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斗结束后，被藏军消灭的英印士兵统一埋葬在纳汤，“平地有无数巨石堆筑为台，其上皆英人墓，盖战死于此者也”。英国侵略军随后占领了则利拉、朗热、亚东等地。藏军虽然一再受挫，但斗志仍高，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收集残兵并调集新兵万余人，驻扎仁进岗一带，三大寺喇嘛也组成僧兵，准备反攻。英国方面则因冬季来临，希望能及早解决战事。实际上，捻纳战役是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斗争的转折点，此后，在内外夹击下，西藏地方政府再也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抵抗。

10月，升泰由拉萨启程亲赴前线，他首先做的事就是设法解除藏军的武装，撤退藏兵。一到前线，升泰即要求噶厦将在仁进岗一带驻扎的藏兵撤退两站。相反，英兵不但不向后撤，反而暗中增兵，噶厦乃将藏兵分散在灵马汤以上数十里之树林内驻扎，以防英军袭击。升泰又怕英帝知道后作为借口，催令藏兵速撤，并担保“印兵复来，应惟驻藏大臣是问”，强迫遣散藏兵。西藏地方政府由于连遭败绩损失严重，加上升泰不断的威胁利诱，最后终于同意撤兵。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

升泰在解除西藏地方武装后，要求英军撤退，但“英人必得如顾而偿，乃肯议撤”，就是先讲好条件然后撤兵。升泰又亲赴英军营和英方代表保尔进行谈判。而此时英国又乘机要求将藏属锡金纳入其保护国，并划定锡金与西藏边界。升泰遵从总理衙门的指示，答应了英帝国主义吞并锡金的无理要求。

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驻藏大臣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敦爵士在印度加尔各答画押，签订了有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锡金完全脱离中国西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四、隆吐山战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西藏地方的侵略是其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774年第一个英国人波格尔出使札什伦布寺到1888年隆吐山战役前夕，在近114年的时间内，英帝国主义不择手段朝思暮想欲侵入“世界屋脊”，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麓诸国及地区的阻挡及西藏地方的有效防御和抵抗，一直未能得逞。[16]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东南大门，而隆吐山战役后，英帝国主义则完全打开了我国西南的门户，实现了其一百余年来的梦想。

面对英帝的侵略，清政府采取息事宁人、讨好英人、压制爱国力量的政策，加深了与西藏地方的矛盾，自身腐败无能的本性也暴露无遗，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隆吐山战役后，清朝尽失缅甸、锡金、不丹等西南藩篱，从此，清王朝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威望一扫而光，列强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向我国西藏地方发起了更大规模商业渗透、政治扩张和军事进攻。1904年，数量有限的英国远征军之所以胆敢孤军侵入西藏，一路烧杀劫掠长驱直入拉萨，并强迫签订城下之约，其原因也在此。

而对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而言，虽然隆吐山战役中藏军遭到重创，但毕竟最后英国侵略军未能进入西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胜利。因此，隆吐山战役后不久，噶厦政府对有功人员进行了奖赏。但西藏地方政府由此而对自己的势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盲目自信，低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此后的反帝斗争中，噶厦政府高估藏兵的战斗力，过分依靠和相信神灵的力量，而没有积极争取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从而造成了1904年抗英斗争的再次失败。

总之，对西藏僧俗民众来说，隆吐山战役的失利，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结束，而

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开始。藏族人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和退缩，相反，更加积极地投入了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历史也正是如此，1904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英国侵略军，西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保卫着每一寸热土，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1840—1949 (上卷·第一分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327.

(2)

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1905) [M]. London. 157, 160, 166.

(3)

Drew Robert Morris. *Some Notes on a Document Concerning the Tibetan 2British Con*

(4) (英) 荣赫鹏(孙熙初译). 英国侵略西藏史[M]. 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 1983. 34.

(5) 中外旧约章(第一册) [Z].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458—456, 551—552.

(6) 杨公素. 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72.

(7)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7) [Z]. 8.

(8) 吕昭义.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58.

(9)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文硕奏牍·卷二[Z]. 7—8.

(10)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文硕奏牍·卷一[Z]. 4—6, 9—11.

(11) 牙含章. 达赖喇嘛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26.

(12) 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文硕奏牍·卷四[Z]. 38, 4, 5—6.

(13) 清季外交史料·册三 [Z].

(14)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126.

(15) (日) 山县初男. 西藏通览[M]. 文河出版社, 光绪三十四年编印. 453, 455—456.

(16) 苏发祥. 伸向雪域的魔爪——从波格尔使藏到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17)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Z]. 为奖赏土鼠年、木龙年两次抗英战争中立功的文武官员, 前线总指挥部上报给噶厦的名单及事迹材料(7). 114—125.

上一篇：[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下一篇：[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

[关于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伙伴](#) | [诚聘英才](#) | [法律声明](#)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9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technical support: Beijing OFU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E-mail: attinagaoxu@hotmail.com

版权所有：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京ICP证08005475号